

# 细雨蒙蒙鹁鸽吴

◇ 贺庆伟

清明前夕，我来到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村。

进入村庄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路边几个陈年石磨上雕刻的醒目大字——“传统古村落鹁鸽吴村”。

鹁鸽吴村历史悠久，村中保存着大量明、清、民国时期的建筑，还有多座寺庙。房屋建筑多以石头为材料，整齐的石头房、石头院落到处可见，石块铺路的巷子蜿蜒在民居之间，是远近闻名的石头村。近年来，村内居民多户搬迁进城，很多历经沧桑的老宅、老屋依然保存原貌，不离不弃地守护着这一方山水。

村边，大浪花穿境而过，河谷绵延数公里，两岸山崖此起彼伏，有名字、有传说的景点颇多。河岸边著名的鹁鸽崖，崖高十余丈，相距数米的崖壁开裂相向而立，形成一道道崖缝。崖壁下端有天然岩洞直达崖顶，入口处一米多宽，中间逐渐狭窄，只能容一人慢慢通过。崖顶上的岩缝间生长着数十棵千年古柏，虬根盘结，郁郁苍苍。传说早年有鹁鸽群居于此，朝飞暮栖，繁衍生息，甚是壮观，故称此地为鹁鸽崖，又因村内吴姓居多因此称鹁鸽吴村。上世纪70年代，鹁鸽崖还有鹁鸽栖息，可惜近年鹁鸽声远去，唯有石崖依然不离不弃地

守望着这个村庄。

这里还是革命烈士吴敬堂的家乡。

吴敬堂，字雪寒，是中共鲁山早期地下党组织的创始人。当年吴家属书香门第，祖父吴玉麟是前清生员，父亲吴殿华也是博学之士，曾著有《鹁崖八景诗》和剧本《春秋配》，家中藏书丰富，其良好的家风、家教潜移默化影响着整个小村庄。吴敬堂从小受环境影响，少年时就喜欢读书，整日手不释卷，博闻强识。他17岁进入私塾，拜鲁山名儒杨道传为师，深受老先生喜欢。吴敬堂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儿童和少年时光。

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、土匪蜂起、生灵涂炭、国将不国的现状。少年时期的吴敬堂时常一个人站在高高的鹁鸽崖上长时间凝望、沉思。深深的忧虑常让他夜不能寐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他望着白茫茫的天空，发出了“好男儿应当救民于水火之中”的豪言，毅然离开生养他的热土，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

1921年，吴敬堂到陕西西周至县做私塾教师。在这里，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理论，思想日趋进步，他钦佩俄国的十月革命，向往苏联的社会制

度，还在北京《晨报》发表进步文章，抨击时弊。他曾对同事解德运说：“俄国共产党闹革命成功，土地都分给了群众，咱中国也要革命！”

1926年，吴敬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9月，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，到潢川任应岐部做军运工作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(由任应岐部改编)第三师党代表。1928年12月，受党组织派遣到鲁山传播革命思想、发展党员。1929年3月，中共鲁山小组建立，吴敬堂任组长。4月，土匪攻入鲁山，县城失守，吴敬堂挺身而出，组织成立城防局，控制了鲁山48个区，并联合地方进步势力，在民团大队建立了秘密革命武装组织“铁血团”，为开展武装斗争积蓄力量。9月，中共鲁山特别支部成立，吴敬堂任书记。10月下旬，因新任县长宋明奎(国民党成员)等人的破坏，中共鲁山特支武装暴动计划没有成功，吴敬堂被国民党军队樊铸秀部逮捕。

吴敬堂被捕后，无论是在狱中，还是在敌人的法庭上，始终坚贞不屈，视死如归，严守机密，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。1929年12月31日凌晨，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吴敬堂被反动派残酷杀害，

年仅33岁。

乡亲们含泪把英雄葬在了村旁，葬在他深爱的家乡的土地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建成了吴敬堂革命烈士陵园，成为鲁山县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走进陵园，吴敬堂烈士雕像矗立在高大的亭子中央，身后是烈士墓。墓志铭上镌刻着吴敬堂在狱中写下的“革命不怕死，临死岂心惊。亲友千行泪，事业泰山重。一日撒手去，乱山终古青”誓词，抒怀言志，情辞感人。陵园四周松柏苍翠挺拔，整个陵园庄严肃穆。当天，正巧碰上一群学生在给烈士扫墓，敬献花篮。我怀着沉痛和敬仰的心情，与他们一起向烈士默哀致敬。

不知何时，天空飘起蒙蒙细雨，高高的石崖和热闹的村庄霎时静寂下来了，似天地同悲，哀悼烈士英灵。

细雨蒙蒙湿脸颊，红色村落在云雾迷蒙中更加静美。近几年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这里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，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攀升，该村已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，成为游人缅怀革命英烈的红色基地和享受田园生活、打卡游玩的新去处。

◇ 王定翔

从未因此停下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恍惚觉得老爹老娘仍厮守在南阳城南三十里的那个小蔡庄，时刻惦记着不在身边的儿孙们。爹娘一生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七人。每当说起这七个儿女，母亲总是说，老大也很聪明，可咱家早年困难，学没上成，后来当了兵，咱家成了军属，缺粮户成了余粮户，日子才好过起来。小娃才有机会上了中学上大学；老金身小力薄，干地里活吃不住，得让他把学上成；银上学的时候家里困难，实在供应不起，很聪明的孩子没上成学，太亏了。几个妮儿也是限于家庭条件都没上成学，以后遇事，你们哥几个要帮她们一把。话里话外，溢满对儿女们的期望与疼爱。

家是先辈爹娘拼尽全力撑起的一片天，家是先辈爹娘披荆斩棘开出一片地，家还是儿女们走出去闯世界的始发地和走回来安魂避风的靠山港。如今，爹娘已远离我们而去，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却无法抹去。

## 岁岁清明

◇ 康平

桃花红，梨花白，樱花纷纷如雪落……我总是在繁花满树的时候无端徘徊——只因春近春深，清明就到了。

我曾经有一个乳名，未儿妮。在豫西方言里，妮是对女孩的爱称，比如三妮四妮，就是家里排行老三老四的女孩，张妮李妮，就是以姓冠名。未儿是末尾，最小的意思，昭告了一位父亲对幼女的偏爱。

我对父亲的爱却感悟得太迟。我怕他，从小就怕。不仅我怕，兄弟姊妹们都怕。父亲脸黑，也很少和我们说笑。母亲去世得早，一大家子的事都得他一个人料理，他一个人，能保证孩子们的温饱就很艰难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个去细细调理。

三哥最叛逆，虽然面上看着老实，却常在外面闯祸，所以经常挨打。打多了，三哥也皮了，有一次竟爬到人家正在建的房子上，不小心摔了下来，胳膊骨折了。听大姐说，三哥疼得叫了一夜，父亲一宿未眠。

我也挨过父亲的打，只有一次。是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和同学在一起，她妈妈说她去看电影，我不知怎的就跟着去了，回来时已经很晚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全家都出去找我了。我那时只有七八岁，惶恐中不记得父亲说了什么，又做了什么，只知道他打了我，很疼很疼……

大姐说我聪明，从小记性好，还没有上学，听见他们背书就能记下来一些。有朋友来家，他们就逗着我背，背得有模有样。大家都跟着笑，这时候父亲如果在，也会难得地笑一回。上了小学，年年拿奖状，全被父亲贴在他屋里。家里地方小，来了客人就坐他屋里说话，这时候，满墙的奖状往往成为被注目的焦点，在客人啧啧的赞叹声里，父亲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

脾气归脾气，父亲从来都是以理服人。小孩子拌嘴打架，他并不是粗暴地一打了之，总要问个清清楚楚再处理。

父亲一辈子节俭，除了过年有时会给孩子添件新衣服，平素都是大的穿旧的小的穿，叫旧回头。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，我小时候几乎没有见父亲做过新衣。他有一件白色的汗衫，颜色已经暗旧发黄，还有一块儿抽线了，丝丝缕缕的，他依旧穿着。那时候儿孙们都已成家，还有店面，经济状况中等，日子还算滋润。二哥嫌难看，几次让他扔了，他不肯，说是旧衣服熨

帖、凉快。有一天汗衫洗了晾在院子里，二哥趁他不在家悄悄扔了。他找了许久，没人承认，只好把新的换上，念叨了好久。

再后来，儿孙们渐渐地事业有成，他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，退休后开的小店也交给了二哥，自己做了一辆三轮车，常常一个人骑着车去乡下的舅舅和姨妈家转悠。

他的三轮车跟别人的都不一样，是那种车斗在前、人在后骑的样式。他说这样车里放东西能看见，更安全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，不过是一些米面油、鸡蛋等，说是让人家给他做“巧嘴儿”吃，实际上就是不动声色地贴补尚且不如我们的亲戚们。

他也用这车拉土，种花用。一把铁锹，一只旧箩筐，拉了许多趟，用绳子系到平房上。青砖围个池子，什么都种：指甲草、串红、仙人掌，还有菊花，夏天时候，平房上绽紫嫣红的，十分好看。年轻的我们常常一出去就是一天，也不知都忙些什么，晚上回来，远远地就能看见那些开得热闹的花，心里就暖暖的。

在母亲离开我们31年后，父亲也在一个冬日的午后于睡梦中去了。他终于和母亲团聚了。

父亲的刚硬是命运硬刻在骨子里的。他像个孤儿一样长大，单枪匹马地闯荡出一片家业，那些细碎漫长的时光隐藏着多少艰辛呢，我无法想象。直到父亲去后，我在无数次的回望中去试着思忖父亲对我们的打磨。

是的，是打磨。

他从没有骄纵过我们，无论是小时候还是成年后，也无论是长子还是老么，即便到了晚年，脾气渐渐地息了，说话声也低了，还是从来不当面夸你。他说，你做的我好自然知道，别人也知道。可是你做的不好，别人不会说你，只有我说你。如果你错了也不自知，一直地错下去只有栽跟头的份。人生就是一场棋局，你赢了就事事好，处处顺。可是你得时刻盘算着要是输了该怎么撤退。要不然，就彻底底输了。

没有父亲的打磨，也许不会有子女们今日的些许坚强。大姐说，我们都随了父亲——他的坚忍，他的骄傲，还有他的至爱无言。有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，但是，对父亲的思念却从未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淡薄。孺慕之情，如同他墓前的青草，萋萋复萋萋。

岁岁清明，我无法把日子过成假期，去呼唤友友，采青郊游。每每到墓地，望着双亲的名字并列刻在墓碑上，总忍不住仰望，似乎仍能听到父亲朗朗的笑声从云天深处传来，绵绵不绝。

# 刻在骨子里的记忆

清明节就要到了。一年前的癸卯年春节前后的不到百天里，我的老爹老娘以91岁、89岁天寿相约西去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恍惚觉得老爹老娘仍厮守在南阳城南三十里的那个小蔡庄。每日一大早，老爹照样在净手后打开大门，手捻香火，遥望长空，为他的儿孙们祈福；老娘照样把好吃的点心合口的饭菜留在饭桌上，等着儿孙们来享用。他们总时不时地从耕种的田地里刨上一筐红薯、剥上一畦韭菜、瓣上几个萝卜，分享给回家探望他们的孙辈、重孙辈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恍惚觉得老爹老娘仍厮守在南阳城南三十里的那个小蔡庄，勤劳地操持着庄稼农活。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种棉花、种水稻、加工粮食……都是些颇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儿。老爹是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大队的第一代棉花专干、第一代稻谷技术员，生产队购置回第一台小钢磨后，他是第一个

操作电磨的技术大拿。平日里，东家磨芝麻油，西家磨豆腐，都会请他到场来点浆杀沫，保准能产出更多的油更好的豆腐。老爹喜欢钻研技术的劲头儿，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代儿孙向学精进心性的养成。

在这一年里，我恍惚觉得老爹老娘仍厮守在南阳城南三十里的那个小蔡庄，操持着家务，孝老爱幼，享天伦之乐。老娘在少小年纪经媒妁之言与父亲结为伉俪，当许多同龄人还在娘怀里撒娇的时候，老娘已早早扛起了生儿育女、协力丈夫照料婆母的重担。在那困难岁月里，为了照顾好婆婆，她把从生产队分得的一家人全年仅有的360斤小麦口粮分作不同的数个等份，用石磨加工面粉时，把“中身儿”的细面收起来，藏在不易被发现的墙洞里，保证每天早晨为婆母端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疙瘩。为了确保父亲这个全家唯一的劳动力田间劳作时有足够的体力，每当下锅的不少面条从开水里浮起，她总是先挑起

一筷头放在碗里留给老爹，然后将一瓢杂面糊糊搅入锅里，自己和孩子来喝余下的面条汤。为了保证一日三餐不断炊不断顿和年来节到改善全家人的伙食，母亲和奶奶总在想尽一切办法，用野菜充作主粮，把粗粮细作成可口的糕点，如红薯泥儿、红薯包儿、黑面扁食、黑菜角儿、锅出溜儿之类，至今仍是我记忆里的美味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母亲终日总在忙碌，晴天白日，她跟男劳力一样下田劳作挣工分；黑雨天或雨雪天，织布机、纺花车成了她的必修课。三间草房漏雨，窝不了多少人，得盖新房；孩子们日渐长大要成家娶媳妇，得盖新房，没有钱怎么办？喂猪养鸡卖钱，是不二选择。喂成的鸡下出的蛋，她积攒起来，除了端午节煮出来给每个孩子吃一枚，剩下的都拿街上换成钱，用来给孩子买文具交学费，积起来买煤换砖盖房子。过度的操劳，让她腰过早起地，严重的下肢关节滑膜炎，折磨得她行走艰难，可手里的活儿却

惠民生·促消费·振经济

# 2024平顶山春季房产汽车家居博览会

主办单位：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平顶山市商务局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政府、平顶山市房产事务中心、平顶山日报社

承办单位：平顶山日报报业传媒实业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：平顶山市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、平顶山市房地产开发协会、平顶山市装饰协会

时间：2024年4月19日至21日 地点：平顶山市区鹰城广场

咨询电话：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33688 平顶山市商务局 2222732 平顶山日报社 16603756777